城记·40年

南通之梦

□ 储成剑

开栏的话

2018年，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。我们将在新的一年里，用不同的视角讲述光阴的故事。请和我们一起，先将目光投向1984年首批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，听一听当地的文化名人如何描绘时代、城市和人的风貌。

南通的高速路。（资料图片）

南通这个城市的名气是越来越响亮了。多年之前去远方出差，别人问我是哪里人，我说是南通的，对方回应我的常常是一双茫然的眼睛。现在这样的情形罕有遇见了，甚至不少人在听我报出“南通”这个地名时，马上一拍脑袋脱口而出——南通嘛，长桥不长，狼山没狼，观音山不是山啊！

能够说出这样话来的人，大抵是到过南通的。即便没有到过，也一定是通过了各样的途径对南通谙熟于心。南通虽不是十分著名的旅游城市，但却是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。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经济上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，到南通来创业打拼、旅游观光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。南来北往的人们到了南通，通常都会去爬一爬狼山，游一游濠河，自然而然地，就把这个城市的一些不同寻常之处记在了心里。

“狼山”这名字就挺“怪”，透着一股狠劲儿和野气。事实上，高不过百余米的狼山，玲珑而秀气，在周边军山、剑山、黄泥山、马鞍山的“众星捧月”下，盆景一般装点于南通城脚下。狼山虽小，却位居中国“八小佛教名山”之首。相传狼山上的菩萨照远不照近，很是灵验，外地游客对此自然兴致盎然。也有不少文化名士到狼山来寻古探幽，譬如余秋雨，面对山麓的骆宾王、张謇的墓地，抚今追昔，情不能抑，写就一篇文采斐然的《狼山脚下》。

骆宾王为“初唐四杰”之一，咿呀学语的孩童都能背出他的《咏鹅》诗来。历史上，“骆宾王之死”本就是一个谜团，“骆宾王之墓”也就显得扑朔迷离了。张謇是清末状元、大实业家，论名气，似乎与骆宾王不可同日而语。但“实业救国”的张謇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南通人对张謇的感情就更特殊了。徜徉于南通城内，纺织、农垦、水利、气象、文博、教育、医学、城市建设……这个城市所有的角落，几乎都烙有张謇先生的印记。可以说，近代史上的南通就是张謇先生苦心营建的一个“理想国”，开创了当时很多的“举国第一”。不难想象，许多到过南通的外地人，也会像记住狼山一样，记住张謇这位南通先贤。

“城在水中坐，人在画中游”，这是很多游客对南通秀美景色的褒扬。这“水”，当然指的是濠河之水。濠河的形成是和南通建城相依相随的。这条昔日的“护城河”，一半源自南通成陆时的天然水泊，一半源自南通筑城时的取土开挖。古老的濠河一直被南通人视为自己的母亲河。她宽宽窄窄，绕城而行，清澈的濠河水流淌千年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江海儿女，在四季更替中凝结为南通游子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河上有桥。除了“不长的长桥”载录着一代名医陈实功悬壶济世的功德，和平桥、友谊桥、北濠桥……无不承载连接着南通城的前世今生。过去，南通有“六桥之内为城”的说法。现在，这种说法早就淹没于时代洪流中了，整个城市已如潮涌一般向四面八方铺陈开去。

河里有船。几十年前，穿梭于濠河里的不仅有渔船，也有货船和简陋的客船。但现在，几乎只见游船了。不管是小巧的蓬蓬船，还是富丽典雅的游轮画舫，满载的都是温情，溅起的都是欢愉。河岸三三两两的垂钓者，或坐或立，不动声色，静守着这个城市的安详与平和。

如果说多年以来，“一山，一水，一人”某种意义上就是南通的象征。那么现在，南通在“江海联动，陆海统筹”的发展大旗下，已经不知不觉地把大江大海的精魂注入了城市血脉，多少的惊叹和传奇在这片热土上孕育、诞生。过去，因为长江天堑的阻隔，南通人去苏州、上海除了轮渡别无选择。进入新世纪，全球第一座超千米跨径的斜拉桥——苏通大桥横空出世，让南通人真正实现了“南通”之梦。而眼下，一座更为气势磅礴的沪通铁路长江大桥又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。还有通州湾，更是南通人的大手笔，一座雄踞洋口、吕四两大海港之间的海上新城呼之欲出。

区位优势、资源优势、政策优势……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商家选择在南通落户。各类工业园、科技园、产业园、文化园……如雨后春笋，竞相涌现。如果你沿着长江走一走，一艘艘烙有“南通制造”的巨轮傲立江头，尽情展现着这个城市的巍巍雄姿。不仅仅是企业和商家，也有怀着浪漫情怀的青年男女在游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后，最终悄悄地在南通居留下来。在他们看来，“江淮之委海之端”的南通，实在是一片宜居福地。

是啊，即便是在南通城内随意走走也是幸福的。你可以沿着濠河两岸，去各家博物馆看看。南通博物苑是中国人独立创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。在那里，你会清晰地看到这座城市的成长脉络，看她是如何从南北朝时的一片沙洲，演变为如今这样一座活力之都。还有珠算博物馆、城市博物馆、审计博物馆、蓝印花布艺术馆、风筝博物馆……徜徉在这座“博物馆之城”，所有流淌的时光都别有意蕴。你也可以去园博园踏青，去南公园观荷，去唐闸古镇赏菊，去江边看看五山雪景……你还可以去古老的寺街转转，那是南通历代官员、商贾、文人墨客的居住之地，近十二个世纪的历史风云在此凝聚，足够你细细玩味咀嚼。若是走得累了，坐下来听一听街巷深处传来的“僮子戏”，尝一尝寺街“臭名昭著”的臭豆腐，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和快意的。当然了，舌尖上的南通绝不是几块臭豆腐就能表达的。你要是个“美食家”，挑个合适的时节，到南通来尝一尝“春馔妙物”的长江刀鱼、“天下第一鲜”的文蛤、“拼死也要食之”的河豚……我丝毫也不会怀疑，这些美味珍馐连同南通这个城市，一定会久久地、牢牢地驻留在你的味蕾上。

宋代王安石到过南通。他的一句“万里昆仑谁凿破，无边波浪拍天来”，写出了海浪滔天的气势，也映照着江海儿女踏浪弄潮的无畏与豪迈。兼收并蓄了吴韵汉风的南通人，包容会通，敢为人先，就像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，热情而不鲁莽，大度而不粗疏，敏捷而不局促，舒缓而不懈怠。南通人正以江的气魄、海的胸怀、山的坚毅、水的细致，续写着江海大地新的神话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、江苏省南通市作协主席）

用科学叙事 引领诗意未来

□ 陈莹莹

新技术已经在不断地简化、改造与颠覆每个人生活的运行方式

一部英剧《黑镜》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宋睿华灵感的缘起：利用社交网络的数据来构造一个会聊天会写作的机器人怎么样？她的念头与微软小冰团队一拍即合，看图写诗成了“少女诗人”小冰的绝活，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由人工智能创造的诗集《阳光失了玻璃窗》火热出炉。

一个年少时的飞行员梦想让齐俊桐有了努力的方向：无人机不仅要把人们的眼睛带到空中，更要带上大脑与手臂。作为天津大学机器人与自主系统研究所的教授，齐俊桐创立了一飞智控(天津)科技有限公司——这家为无人机提供先进飞行控制系统的公司，把人类的大脑带上了天空。

因为在各自领域的前沿探索，这两个项目双双入围央视《机智过人》节目2017年年底的AI盛典，这档科技综艺节目与《最强大脑》《未来架构师》《我是未来》等多个节目一起，让科技元素“霸屏”一整年。步态识别、生物识别、无人驾驶、机器人阅片在大众传播的语境里进入千家万户。

当综艺节目试图用艺术的方式让观众接纳艰深难懂的科技时，节目中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已经在不断地简化、改造与颠覆每个人生活的运行方式：买了最新的手机就是为了享受刷脸解锁的成就感；打拼车绕得太远，定是后台算法还做得不够好；看着支付宝年度账单感受大数据临摹的消费图，又暗暗担心自己的习惯与隐私被数据出卖；前脚李彦宏才开着无人车上路吃了罚单，很快首个无人车路测试点便落户北京亦庄；不少科幻片中都曾出现特工拿着照片“骗”过生物识别的桥段，实验却已证明只要用户的眼纹模板积累足够，深度学习技术能让眼纹识别的准确率大于99.99%。

高深与通俗转换，理想与现实交织，奇思妙想充满期待，童话已然照进现实。

前些日子，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了“汉语盘点2017”：“人工智能”“天舟一号”“共享”三个科技词语在“2017年度十大流行语”占了三席。“智”字当选为国际字词——以人工智能为首的这股科技力量，从贯穿全年的科技文化现象，上升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关键词。各类高科技和“黑科技”从实验室走出，左右着市场风向、影响着政策走势、进入了亿万家庭。

不到半年前，国务院发布了《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》，志在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、为世界人工智能发展作出中国贡献；近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又公布了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实施2018年“互联网+”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和数字经济试点重大工程的通知》，京东面向深度学习应用的开源平台建设及应用项目、大疆的高可靠无人驾驶航空器产品产业化项目等雀屏中选。

虚拟与现实深度融合的进程不断加快，人们携手探索未来生活的画卷徐徐展开。

2018年，刚刚斩获个人第五个围棋世界冠军头衔的柯洁“食言”了，他宣布将在4月再战人工智能。有人期待这一次他能为人类扳回一局，柯洁却说，“人机大战”能让更多人关注围棋、爱上围棋，本就实现了自己最终的目标。

关于未来，清华大学九歌机器人创作团队的主创矣晓沅想知道，人工智能写古体诗的突破点在哪里？他从中科院院士、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先生那里得到的答案是：叙事的逻辑，和人类一样把握好完整的贯穿全诗的逻辑性与关联性，写诗的人工智能就前进了一大步。

所以，科技的叙事，诗意的未来，依然关于理想，还有初心。

流年

左柳傲立逾百年

□ 陈发明

民心即是沃田，若问百万左柳今何在？厚植于人心中也

世人都知道左宗棠一肚子经天纬地的学问本事，文韬武略样样精通。殊不知，左大人种地也一流。

少年成名的左宗棠科考历经几番波折，青年时代科场失意。失之东隅收之桑榆，回乡后的他对功名日益淡泊，反而将兴趣转移到了经世致用的学问上。除了钻研山川地理、关隘要塞等书籍，左宗棠对农学也有专攻。

道光十九年(1839年)，左宗棠在自己的家里种桑千株，令家人养蚕治丝。几年后，他在湘阴南乡柳家冲购得田地70亩。随后迁居此地，门口手书悬匾“柳庄”，房前屋后，桑竹环绕，茶树飘香。自此“身无半亩心忧天下，读破万卷神交古人”，并以“湘上农人”自称。

柳庄是否因栽柳得名，今人无从得知，但左大人后来经略西北时，却有百万余株“左公柳”传世。光绪元年(1875年)，年逾花甲的左宗棠以钦差身份督办新疆军务，率湖湘子弟进疆。即使在今天，南方人来到大西北，感触最深的恐怕也是干燥的气候和荒凉的环境。左宗棠虽久在军中南征北讨，对自然环境的颜值必定也没什么奢望。但此时持“塞防”战略的他已有心经营西北，于是在进疆途中不仅遇水搭桥、逢山开路，还兴办实业，一路种树。既为防风固沙，绿化环境，也能巩固路基，便人乘凉。

据有关记载，左宗棠部队在大道沿途、宜林地带和近城道旁遍栽杨树、柳树和沙枣树，名曰道柳。而且他所到之处，都要动员军民植树造林，并且亲自动手栽树，还制定了保护树林的措施，严加执行。关于左公护绿，还有个传说。某日，左宗棠在肃州(今甘肃酒泉)城内巡视，发现一头拴在柳树下的毛驴在啃树皮。一怒之下，他下令把毛驴牵到鼓楼前斩首示众，并张贴了告示告诫民众：“今后若有毛驴毁坏树木者，驴和驴主同罪，一律斩首！”

斩驴护绿的故事无从考证，但左宗棠的大军却实实在在地一路进军，一路种树，从陕甘交界处，一直种到新疆，总数逾百万株。据左宗棠自己记载，仅从陕西长武至甘肃会宁段，种活的树就有26万多株。据1935年时的统计，甘肃平凉境内还有7978棵左公柳。

在甘肃平凉市区有个柳湖公园，始建于北宋年间，清同治初年曾毁于战火。同治十二年，身为陕甘总督的左宗棠驻兵平凉，再次修复柳湖，植树无数，并亲书“柳湖”匾额。今天西北境内仍然存活的左公柳大部分在这个公园内，有“湖中柳、柳中湖”的景致，而且四季景异，以春夏为最。暮春时节，柳絮飞扬，落于湖中，形成“柳湖晴雪”的独特美景引人观赏。

左宗棠部下杨昌浚在进疆沿途，看到绵延不绝的道柳时，触景生情，写下“大将筹边未肯还，湖湘子弟满天山，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”的诗句。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霜雨雪，今日左公柳已凋零无几。再过些年，恐怕就只有杨昌浚的这首诗供后人凭吊了。

如今在甘肃、新疆境内，一些树龄较大的柳树，都会被人称作“左公柳”。并非陇疆人民不识树龄，实则左文襄公经略西北，功绩卓著，所施民政亦惠人无数，更有百万株左公柳存世，傲立西陲苦瘠之地百年。民众怀念斯人，唯以柳寄之。民心即是沃田，若问百万左柳今何在？厚植于人心中也。

平凉市柳湖公园一角。

冷眼

何处不宜久居

□ 张正

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环境影响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，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

1930年，梁实秋应好友之邀去青岛教书。青岛是许多人心目中最理想的卜居之所，梁实秋也不例外。到青岛后他经常呼朋聚饮，不亦乐乎。他们三日一小饮，五日一大宴，猜拳行令，三十斤一坛的花雕酒，一夕便一饮而尽。聚会的七名酒徒加上一位女史，恰好是八仙之数，因而他们自己命名为“酒中八仙”，狂言要“酒压胶济一带，拳打南北二京”。

一天，胡适先生路过青岛小憩，在宴席上见识了这“酒中八仙”排山倒海、风卷残云的喝酒盛况，心里吃惊不小。回北京后不久，亦师亦友的胡适写信给梁实秋：“看你们喝酒的样子，就知道青岛不宜久居，还是到北京来吧！”于是乎，梁实秋结束了四年的青岛之旅，也结束了“酒中八仙”的聚饮生活。

胡适认为“青岛不宜久居”，不是它的自然环境坏了，而是梁实秋的朋友圈子“不宜”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环境影响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，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。少年学生，与行为不端的孩子混在一起，难免受其影响。因而古代有“孟母三迁”的典故。普通朋友，没有什么积极的爱好，整天在一起吃吃喝喝、打打闹闹，也不可避免地会沾染上一些不良嗜好，最终浑浑噩噩、一事无成。至于生意场上的朋友，成天和他们交往在一起，不涉足纸醉金迷、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，想出污泥而不染，可能性不大。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的现象。我想说说“官场”。“官场”也有许多“不宜久居”的情况。

一个单位的领导颐指气使，喜欢指手画脚、呼来喊去，他的作风无形中会影响他的下属，我们经常见到一些单位的一些科室的一些普通办事员，那种居高临下的说话语气、办事风格与他的头儿如出一辙，好像他就是某某书记、某某长。身处某个强势的单位、某个重要的岗位、每天面对一个个有求于自己的人，天长日久，也会形成“××(行业)腔”或“××(行业)脸”，这样的人已不习惯心平气和地与人言谈相处，他把身外之物当作了自己优越于旁人的资本。如果效力在一个负责人工作作风傲慢、要强、霸道的单位，那环境更是“不宜久居”。这样的领导破坏了民主的氛围，下属淡化了民主的意识，大家的工作积极性、主观能动性，都会大受影响。这样的负责人潇洒一任，对这个单位的不良影响恐怕连续两任、三任都不一定清除得掉。工作在这样的单位，时常会令人发出“男怕投错行”的慨叹。

“酒中八仙”的聚饮，产生不良影响的仅仅是几个人的小环境，对梁实秋个人来说，只是耗费了他做学问、思考问题的时间与精力。多亏了胡适先生的提醒，也得益于梁实秋本人的自省，他做到了悬崖勒马、迷途知返。后来在一篇叫《饮酒》的文章中，梁实秋评价当年酗酒：这哪里算得上是勇，简直是狂！那么，工作在一个“不宜久居”的单位或部门呢？没有人提醒你，这是肯定的，否则会扫你的兴。那就只有靠自身的判断力、免疫力了。